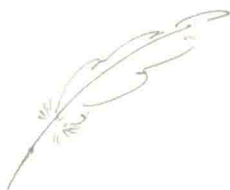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洛克集

赵雪纲 ● 主编



[美]沃尔德伦 Jeremy Waldron ● 著

上帝、洛克与平等

——洛克政治思想的基督教基础

God, Locke, and Equality

郭威 赵雪纲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CAMBRIDGE

西方传统
Classici et

洛克集

赵雪纲 ● 主编



上帝、洛克与平等

——洛克政治思想的基督教基础

God, Locke, and Equality

[美]沃尔德伦 Jeremy Waldron | 著

郭威 赵雪纲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帝、洛克与平等：洛克政治思想的基督教基础/(美)沃尔德伦著；郭威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God, Locke and equality

ISBN 978-7-5080-8266-0

I. ①上… II. ①沃… ②郭… III. ①洛克, J. (1632~1704) —政治哲学—思想评论 IV. ①B561.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1763 号

This is an English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d, Locke, and Equality (Christian Foundations in Locke's Political Thought
ISBN-13: 9780521890571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4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销售。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3-4841

上帝、洛克与平等

著 者 (美) 沃尔德伦

译 者 郭 威

责任编辑 陈希米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13.25

字 数 356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洛克集” 出版说明

洛克有现代政治之父的美誉，也是如今“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理论之父。尽管普世价值论在学界早已流行，学界人士对洛克思想的了解实际上相当模糊，遑论审视的认识。至少，洛克著作的汉译迄今尚不完备，例如，洛克论自然法、论基督教以及圣经注疏的著作，都没有汉译本。即便已有的汉译本，也多为几十年前的旧译，译文尚不足以支撑学术性研究。

英语学界的洛克研究长盛不衰，但绝非一味赞誉，而是持审慎的分析态度，而且早已不限于仅关注其哲学认识论和政府理论。晚近西方学界的洛克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成果首先是整理出版洛克的未刊文稿，其次是重新审视洛克关于自由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如宗教对自由社会的意义，自然法在近代转变为自然权利的过程）的观点。换言之，“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理论之父的理论，在西方学界看来，并非是自足的或没有问题的。

为了改变我国学界洛克研究的现状，通过研究洛克思考与中国百年政制变革有关的问题，我们组织了这个编译计划。一、选译尚未有汉译的洛克文献（如《论自然法则》以及八卷本洛克书信）；二、重译洛克的基本著作，包括仅有摘译的要著（如《宽容书简》的汉译本仅译出原著不及五分之一；《基督教的合理性》中译本仅译出原著不及三分之一）；三、选译英语学界有代表性的洛克研究论著。认识洛克思想的真正面目是我们的首要目的，批判地思考洛克问题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申组
2011年10月于北京

中译本说明

现代政治哲学的许多基本观念——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都是由洛克这个主要生活于 17 世纪的人创发的，或至少是由洛克作出系统论述并进而才为后人接受的。在这个意义上，不管今日西洋的主流政治哲学有多少变种，其根源大概皆出于洛克的政治哲学，因此，洛克就是今日西洋人——尤其英美人——自己的政治哲学家。

—

当洛克的政治哲学已经成为现代西洋世界的政治常识之后，西洋现代的政治哲学家们，对于这种政治哲学，无论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由于他们生活于这种政治哲学的笼罩之下而很难再有根本性的创见。甚至，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反思洛克思想方方面面的问题——尽管似乎一直有人企图要做这样的事情。更何况，他们绝大多数人或许根本就不想去反思呢！因为反思洛克尤其是批判洛克，存在两种不便或者危险：一是洛克思想本身的表达颇为系统，人们很难找到漏洞去投枪掷刀；二是洛克在现代政治上极为正确，这位洛克可是现代西洋人引以为傲的主要政治理念甚至许多具体政治制度的缔造者。你要反思批判洛克？你居心何在？难道你是要反思批判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这些基本的现代政治价值吗？

这两种不便或者危险，且容我们分别述之。

就洛克思想的表达颇为系统这一点而言，有人可能要说了，近代思想家们的思想表达颇为系统的，难道只有洛克一个人？近代早期的那些启蒙大师们，哪个不是从最基本的知觉、情感、认识、人性等等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开始，进而推到数学、物理、语言、经济等等这些科学，进而再推到政治学、道德学、宗教学、教育学等等高级学问？有不少启蒙大师，其思想的系统性，或竟远远超过洛克呢！譬如说吧，霍布斯就是其中的一位！霍布斯就自认为把政治最本质的东西——激情——都找到了，而且有系统论述，可是，我们对霍布斯还不是可以进行评判地研究？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在颇费了一番脑筋之后，有人认为，或许正是因为霍布斯对政治根基的探问比洛克更加深入，并得出了如此显明确切的结论，才让别人觉得有懈可击了。比如说，人们就可以质问，激情怎么能够成为政治的基础？激情若成为政治的基础，那岂不会让政治乱了套？政治理想又怎么办？也正是在这类问题上，要想找到洛克的漏洞，可不那么容易，因为洛克在谈到这类话题时，立场常常是模棱两可的。并且，在可能是心忧天下的情怀中，洛克还抱着宏愿为政府设定了明确的基本理想，即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安全（《独立宣言》将对这些东西的追求都变成了人们的自然权利，而且还把追求“财产”的权利变成了追求“幸福”的权利，因此或许连追求“精神幸福”都包括进来了，这是多么高尚的追求！），因此，洛克的政治哲学表达，似乎既颇合人情人性因而颇让现代人满意，又未完全脱离古代传统对政府功能的定位方式。故而，想要反思批判洛克，何以识之？何由考之？

就洛克在今日西洋的高度政治正确这一点来说，反思批判洛克就更是艰难之至了——不仅要有大智，还得要有大勇呢！如果你要反思洛克思想，尤其是反思其政治哲学，你就得站在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等等这些由洛克开创的基本价值的基础上来反思。你可以补充洛克言所未尽者，但绝不能说洛克倡导的这些基本价值有什么问题，若果真有人胆敢反思甚至批判这些基本价值，

那可就大大犯忌了。因此，西方世界尤其英语世界几乎所有的洛克研究，其实一直是在对洛克做修修补补的工作，并继续帮着洛克指摘洛克所指摘的人物和观念，以便不断强调洛克的政治正确——也就是强调他们的今日世界的政治正确。在这个意义上，沃尔德伦也许并未脱此窠臼。20世纪60年代以洛克研究成名的老牌剑桥人邓恩说，沃尔德伦此书开辟了两条战线，一条针对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法，另一条针对美国当代的洛克研究——也就是美国当代的世俗主义政治哲学。好像沃尔德伦对他们都不太满意。但在我看来，在洛克的政治正确这一问题上，沃尔德伦似乎与这两条战线上的对手都殊途同归了——或许沃尔德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呢！那么，沃尔德伦的这部著作为何还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二

洛克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英国。在那个时代，西洋正统的古代政治思想，差不多是以基督教思想家的政治哲学和基督教的政制设计为其代表的，但是，彼时基督教的内圣外王之道，已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庄子·天下》，下同），而“天下之人”也已是“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了。在这样一个“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当时的新人对“古人之大体”，对古代政教传统，几乎无不尽操戈入室之能事——霍布斯就是一个典型。然而，洛克作为当时的一个“新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比较模糊，态度很不明朗。尤其是对基督教，你说洛克是赞扬？是批判？似乎都不合适。说他是赞扬吧，他批判了基督教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在基督徒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一点上；说他是批判吧，他又赞扬了基督教的很多东西——比如他就说只有基督教才是“真宗教”。更让人难以捉摸的是，洛克在他的政治理论中阐释的很多基

本原理，据他自己说都是根据《圣经》得来的。这真真假假，谁人搞得清楚？因此，不管当时的人还是今天的人，研读洛克的著作都常常会觉得如坠五里雾中。这是为何？难道洛克故意作了这五里之雾？若是，他作这云雾，又是为了什么？是洛克认为霍布斯会犯操刀伤锦之险？还是认为基督教这个尚有些许古典气质的代表，仍有可取之处？

这三百年来，尤其是这一百年来，西洋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大体有两条思路。一是认为，基督教神学背景对洛克的政治理论不可或缺；一是认为，洛克只是在装神弄鬼，实际上他巴不得一个世俗主义的世界快快到来呢！持前一论点者又分两种，一是认为由于基督教神学是洛克政治理论不可或缺的前提，因而洛克的理论就通过基督教神学而与古典思想颇有暗合之处，甚或古典思想中亦含了洛克思想中的诸多基本要素，故此现代政治哲学亦不能摆脱其基督教神学前提，而所谓世俗化政治理论及其指导下的世俗化政治实践，因此就在这一点上迷失了方向。二是认为，尽管洛克的政治理论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前提的——而且在洛克那里必须以基督教神学为前提，但始于此并非一定要终于此，故由洛克政治理论规划的现代世界，完全可以摆脱基督教的神学前提（甚或必须摆脱基督教的神学前提），以便可以进一步向全世界扩而展之。而现代政治理论和现代世界，只从洛克始于基督教神学前提的论证结果（这些人认为就是世俗主义的自由主义）开始就足够了——基督教神学这个桥梁，在今人过河之后完全可以拆掉。职是之故，洛克关于基督教神学所作的种种论述，与今日的政治哲学毫不相干。

沃尔德伦认为，如果做了这件过河拆桥的事，那么今日的政治哲学就真的完了。在沃尔德伦看来，不仅洛克在阐释他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价值（特别是平等）时，基督教神学的前提不可或缺，这个前提对今日西洋人的政治哲学而言，也同样不可或缺，同样至关紧要。因此，像邓恩那样仅对基督教神学在洛克自己思

想中的地位作历史考察，远远不够——甚至仅仅对这一问题作历史考察，就已然表明是想在今日把洛克思想中的基督教神学前提统统抹去。很多人都看到——沃尔德伦更看到了——20世纪以来的洛克研究逐渐开始关注洛克政治理论的基督教神学前提，但似乎只有沃尔德伦看到了，这并不一定会导致基督教神学前提对现代政治价值不可或缺这一结论。换言之，在沃尔德伦看来，无论剑桥派对洛克所作的思想史研究，还是今日以继承和阐发洛克政治哲学为己任的现代政治哲学，都没有也不想去真正认识基督教神学前提对于现代政治价值的极端重要的意义。而沃尔德伦要做的事情，就是试图让今人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

问题是，让今人看到其间的必然联系有何意义？洛克自己——至少从表面看来——不是就已经让他的同时代人和今人看到这种联系了吗？他的著作似乎明摆着就是这样啊！是这样吗？洛克为其政治理论奠下基督教的神学基础，到底是怕后人只记得世俗的幸福而忘了精神的追求，因而忧心世人只记得世俗幸福反有可能导致不幸？还是洛克本就认为基督教神学对其政治理论来说其实可有可无，而只不过为了自身的安全，他才给自己的政治理论戴了一顶神学的帽子？沃尔德伦呢？他是已然看到了世俗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种种恶果，故而强调必须用基督教神学来拯救现代人出离这个火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新回到洛克政治理论的神学前提或宗教基础，以便告诉今人，咱们先人的政治理论，可不能没有基督教神学基础的支撑，而今人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更是如此？还是……还是别的什么？在译校过程中，这个问题始终盘桓脑际，让我头疼不已……

三

从沃尔德伦在本书中一再申明的主题来看，他强调的是“洛

克与我们（西洋人）”的关系，这表明洛克还活生生地活在西洋人当中，而且还要继续活下去。沃尔德伦尤其强调的是，洛克政治理论的似乎早已被抛弃的神学前提，还应该、也必须继续在西洋人今日的政治理论当中存活下去。这种研究方法、这种眼光，确实非常了得。因为即便是今日西洋人的思想史研究，似乎也并不大关注历史思想与今日境况之间的关系，而当代的政治理论研究，似乎又主要只是借助历史思想来阐释当代思想家自己的观念。他们都未能把历史人物的思想——即便像洛克这样的一直活在“我们”心中的历史人物的思想——活生生地与“我们”联系在一起。在沃尔德伦看来，这些“不该不遍”的“一曲之士”，还有一个通病——“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这样的人，这样的方法，让人不叹“悲夫！”也难……难道在沃尔德伦看来，重申洛克政治哲学的基督教神学前提，并将之与“我们的”政治哲学联系起来，才能“得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否则即便“其书五车”，也只能是“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

邓恩老先生说，沃尔德伦的洛克研究，在将剑桥学派和美国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作为对手时，不期然而让施特劳斯及其传人的洛克研究，成了坐收渔翁之利的第三者。但是，对于这一说法，专攻洛克的施特劳斯弟子朱克特似乎并不领情。因此，我伤透了脑筋也没有想明白，邓恩这样说到底是什么意思。沃尔德伦在他的书中并未多提施特劳斯的洛克研究，难道沃尔德伦的洛克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与施特劳斯派的洛克研究暗通款曲？如果是，那么这个“某种意义”，到底是什么意义？

从撰写方式来看，本书的论证性颇强，这完全像一个法理学家的做法。可惜如今不管外国还是中国的法理学家，早就不愿花力气去探究某个哪怕依然活在今人思想和生活中的历史人物的思想细节了，他们只想偶尔通过征引历史人物的言论来表达自己的浅见。在此意义上，沃尔德伦作为一个正经的法理学家，花这样的心血去探究洛克思想的真义——不管探究得是否正确——无论

如何都该算是难能可贵的。在整个当代法律理论界都不大愿意细读深研洛克著作——遑论关注其神学和宗教思想——的时候，一个法理学家作出这样的研究，当然值得注意，值得称赞。所以，本书十多年前出版时，在英语学界引起的轰动，尚且不小呢！为此，美国一个有天主教背景的著名学术刊物《政治学评论》专门为本书开了一个研讨会，就连邓恩和宋克特这样的洛克学界耆宿，都出面撰写长文来为沃尔德伦这个后生捧场了。《政治学评论》在会后还出了一期专辑评论文章，当然，这除了是因为沃尔德伦的洛克研究较为别出心裁、较为引人注目——因为沃尔德伦实在提出了一个对当代世界极为重要的问题——以外，还因为天主教思想界对他们自己的信仰与洛克式政治哲学（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好拿捏尺度，不好定位。另外，沃尔德伦的这部著作出版之后，还有不少其他学者也都发表了长篇书评，可见沃尔德伦的洛克研究，着实反响甚大。于是，我们就选了其中几篇评论一并译出附于书后，供大家研读。

英美人称莎士比亚为“我们的诗人”，以此推论，英美人就该称洛克为“我们的哲人”。洛克是西洋人，他的观念首先在西洋人中得到了承认、继承和发扬。咱们中国人接受洛克思想较晚，但是，就对洛克政治理论和政治观念的心仪和接受而言，咱们今日的中国人，完全有资格和西洋人“平等地”称兄道弟，故而洛克现在也应该是“我们（中国人）的哲人”——不管西洋人愿不愿意都是如此。然而，就对洛克的研究而言，咱们却不大能够和人家比肩并立。不过，咱们中国人早在数十年前，即已有了洛克若干重要著作的中文译本，近年又不断有洛克其他著作的中译本问世。这些中文译本，大多精良考究，悦目娱心，时而会让本书译校者生出一咏三叹之感，故对这些堪称经典的译本，本书译校者实在深感“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也因此，凡是沃尔德伦书中引用的相关洛克原文，本书译校者皆径直取精良中译为用，只偶有随文脉语境而照原文略改者——非欲掠美，

乃因时有观止之叹，不能自己也！职是之故，译校者特将这些信达雅兼具的中译书目附录于此，乃示前有所承，后有所继，但期便于共知，有裨实用：

《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政府论》（上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

《论宗教宽容》，吴云贵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基督教的合理性》，王爱菊译，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邓恩《历史能表明什么?》一文，三年前已约请王爱菊博士译出，延至今日发表，总算不没苦工。惜此文译成中文，已见不出原文之艰难——实则此文英文之难，超乎想象。故对王兄精审的译笔特致谢忱！

赵雪纲

2014 年春天，记于中国政法大学

前 言

本书是1999年我在牛津大学的米迦勤学期所作卡莱尔讲座的修订版，当时的讲座题名为，“洛克政治理论中的基督教平等”。

能有机会写作并发表这些讲稿，本人至为欣喜，因此我要特别感谢 Larry Siedentop 和 Mark Philp 的邀请和安排。纳菲尔德学院和万灵学院的院长和研究员在我于牛津停留的八周中为我提供了办公室和住所，Suzanne Byrch 在行政上作了妥善安排，我想一并对他们表示感谢。另外，Gerry Cohen, Cecile Fabre, John Gardner, James Griffin, Bob Hargrave, Tony Honore, Brian Loughman, Dan McDermott, David Miller, Karma Nabulsi, Joseph Raz, Mike Rosen, Alan Ryan 和 Andrew William 对我的讲稿表达了浓厚兴趣，还发表了评论，对此，我尤表谢忱。

2000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春季讲座上曾阐述过本书第三章和第八章的核心内容。对于该校校长 George Rupp 和教务长 Jonathan Cole 的邀请，我想说声“谢谢”。能在哥伦比亚大学劳氏纪念图书馆（Low Library）宏伟的穹顶下展开这样一些论证，是一种荣誉。在霍普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理论研讨班，我也讲过相同的内容。无论在哪里，参加讲座的人都慨然对本书和我之前对基本平等的论述作了评议。我特别要感谢 Jean Cohen, Jules Coleman, Bill Connolly, Chad Cyrenne, Michael Dorf, Ronald Dworkin, David Estlund, George Fletcher, Robert Gooding - Williams, Kent Greenawalt, David Johnston, Frances Kamm, George Kateb, Ira Katznelson, Philp Kitcher, John Marshall, Alan Musgrave, Thomas Nagel, Graham Oddie, Susan Okin, Thomas Pogge,

Gwen Taylor, Susan Wolf, Nicholas Woltersdorff, 以及 Iris Young。

在本书的修订阶段,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 Richard Fisher 的耐心和鼓励, 让我最为感激 (也感谢该社的诸位评审, 他们提出了方方面面很有价值的建议)。Ekow Yankah 提供了研究上的帮助, Chevor Pompey 提供了秘书事务方面的帮助。2001 年, 哥伦比亚法学院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暑假研究津贴 (还提供了 1999 年在牛津讲演的时间), 本人于此表示谢忱。

最后, 我要感谢 Carol Sanger 在这整个过程中的陪伴, 以及她对于行文的贡献和建议。那些认识她的人都知道, 我是多么幸运。

本书所引洛克书目版本和征引方式

本书频繁征引了洛克的主要作品，各部作品的版本和征引方式如下：

洛克，《政府论上篇》（有时简称《上篇》），*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Peter Laslett 编（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页 137 - 263。书名后为段落编号。

洛克，《政府论下篇》（有时简称《下篇》），*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Peter Laslett 编（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页 265 - 428。书名后为段落编号。

洛克，《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P. H. Nidditch 编（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书名后分别为卷、章、段落编号。

洛克，《宽容书简一》，*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James Tully 编（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83）。书名后为页码。

洛克，《基督教的合理性》，*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 as Delivered in the Scriptures*（Bristol: Thoemmes Press, 1997）。这是洛克此书 1794 年版的影印本，重印于“Key Texts: Classic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丛书。书名后为页码。

洛克，《保罗书信注疏》，*A Paraphrase and Notes on the Epistles of St. Paul*，2 Vols. Arthur W. Wainwright 编（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洛克的这部遗作，在引用时书名后

所标分别为卷数和页码。

洛克学者会注意到，我引用的并不是只能在图书馆看到的学术版洛克全集，而是最近出版并广为传播的版本。我这样做是因为觉得读者更愿意购买新版的洛克著作，这对他们来说更方便一些。“剑桥政治思想史文库”（Cambridge Texts in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对于政治理论著作的标准化引用做了很大贡献。但不幸的是，该丛书没有收录洛克 1689 年的《宽容书简一》，另外，《基督教的合理性》也没有公认的标准可引版本，这也是一个遗憾。在这些问题上我已经尽力了。

除了上面列出的六部著作以外，洛克的其他作品和别人的著作都在脚注标出了，引用格式是作者名加上短标题（其中的一些著作，我只能使用古旧的图书馆版本）。